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謄録貢生臣苗序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九月庚申朔贈故武略大夫喬嗣古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故秉義郎蛾次為修武郎次嗣古內弟同死於淮西故也

辛酉申命吏部審量宗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

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復衆矣此以王次翁章疏修入日歷無之

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汝嘉力求去故有是命　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為劾用也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為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補文資從之　是日左正言李誼入對論右僕射張浚頃以樞臣宣撫安作威福致全陜傾覆健將叛亡其罪當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為

相而尚循故轍撫馭無術措置乖方致酈瓊以數萬衆叛去計浚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慢

壬戌武德大夫兼閤門宣賛舍人帶御器械韓世良領榮州團練使以世良行在供職日久備見忠勤故也

左朝散郎王次翁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翁以吕祉薦落致仕復請奉祠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江南西路兵馬都監都督府選鋒軍統制申世景以捕盜之

勞陞充洪州兵馬鈐轄　武徳郎申友忠翊郎路眞進武校尉袁章以不從酈瓊叛北各進一官袁章轉官在丁卯今聯書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謚冊於几筵殿

乙丑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摭所聞為陛下言之兵之有帥不可一日闕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帥者

幾四月始則別為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祉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浚罪一也置戍守之域當據要害今盱眙之城圍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罪二也今夫兵備宜取勇夫重閑之說為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乏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罪三也浚力違衆議遣諸軍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罪四也淮西今為戰

地而浚復置榷貨務於真州再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敵人他日有可因之糧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去歲劉猊入寇遂以是付之大將又如竒功給歷本為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黄榜許以付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刺為

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罪八也兵以間探為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望美報有言敵勢衰弱中原跂望則賞賜優腆不然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偽今皆不知罪九也功同賞異為政之大患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使有異論罪十也浚自前歲以來大為掊尅之政始則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斂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略無恤心罪十一也浚

以掊斂所得盡入都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户部遣戍
多而津發之兵不肯移屯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
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酈瓊等軍下至小校
人賜金一兩連歲横斂數千萬緡幾盡費於浚之妄用
罪十二也浚於掊尅之人獨加旌賞出責官誥則知其
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寛
剥民最甚遂降俘永州為國斂怨不卹後患罪十三也
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駔儈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熙之徒

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且駔儈之桀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浚起府第獨盡壯麗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為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為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滉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督責吏治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

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為所知者皆絶望於祿仕罪十八也浚為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為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專權自恣罪十九也賛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髙明自許非狂狡性與已合或愚佞能順已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䘏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

今猶强顔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吕祉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者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張浚行狀云浚以五月九日得請按浚初五日尚率百官行事行狀恐誤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喻猶

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事陳與義請賜俊舟錢萬緡上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 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 直徽猷閣新知鎮江府張滉為周祕所論乞奉祠以滉主管台州崇道觀 進士鄧酢特補右廸功郎酢上書言利害故策試而命之

已巳詔將來明堂大禮行在諸軍賞給並依紹興四年

例先是張浚奏令户部參酌裁損至是寢焉

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觧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别無

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于尚書省上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

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于太上皇帝以將有事

于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即齋宫入太廟行明堂事

畢服喪如初詔禮官集議七月丙子已而太常博士孫邦乞

受誓戒日皇帝權易吉服八月丁未權禮部侍郎吴表臣又

請以未受誓戒前行祭告几筵之禮八月戊申至是參用焉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戸部尚書兼提領榷貨務都茶場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疏論淮西兵叛因勸上以兼聽上深以為然令學士賜詔奬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

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来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

邀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

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骽諒者踈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恠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弗寧彊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為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斡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為福也閣下不自知其為非而無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

以待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綱書凡一千五百言其大要如此朱勝非秀水録論李綱賣奇釣直事見今年閏十月辛巳李綱提舉洞霄宫注

和靖處士尹焞言誤蒙名命已及國門癃老癈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俟其痊安即召對之

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

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茍非張浚親至
江上使楊沂中絶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
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尚賴陛下不加
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吕祉臣在
淮東聞有識無識皆稱祉必敗事臣甞謂酈瓊等所統
軍馬其来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
光世既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為一頭項仍數加存
卹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别作措置然亦未晚

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尚書自居至於檢察冒請之類欲為之一新如瓊等驟見窘廹日生猜忌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俊為淮西宣撫楊沂中為制置以瓊等屬焉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陛下勿以瓊等上勞聖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為陛下言之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浚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

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為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陛下即位以来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惟張浚庶幾吕頥浩次之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於尚僻學而臨事失措視頥浩又其次也浚器識深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因曲端罷劉光世不為人詆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為助者為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應諸軍馬

各置都督一員如呂頤浩乃張俊所畏服淮西一路願除頤浩為都督以俊副之楊沂中屬焉孟庾與韓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淮東一路願除庾為都督世忠副之秦檜現任樞密寛而有器襄陽一路除檜為都督以岳飛副之趙鼎劉光世皆西人願陛下除鼎為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為參贊軍事以王瓌馬擴為參謀議官仍以王德為都統將光世見存軍馬泝流而上願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關遣吳玠軍

馬出沒僞境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臣切見明堂大禮

在即陛下當乘此機會名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為

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蕃僞之情不能

探伺陛下之神策也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

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者惟韓世

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其失又傷於太嚴願陛下速置

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

此疏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而不得其名夢莘繫之

今年十月貶浚之後恐誤按此書乞以張浚為大都督

又乞趙鼎川陝都督當在浚未去鼎未相之前今且附此俟考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責備於股肱賞罰之公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粤有定命告於外庭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

人庶賛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将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来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枸邑遣兵鄧禹致咸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勉圖来效學士朱震之詞也浚為相凡三年　詔張浚特免辭

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将試尚書兵部侍郎

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名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盖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疏入上為從

世将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　武議大夫左護軍中軍第二正将藴懐挺身来歸淮西制置使楊沂中受而言之至是遷一官　是日酈瓊至汴京劉豫御文德殿見之偽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閤門祇候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為歸徳府副總管王世忠為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為左軍統制以次諸将為諸州副鈐轄餘則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廪給皆不及朝廷之數人人悔恨獨瓊以為得策具言王師必欲北

征且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偽户部侍郎馮長寧乞師於金國王曮撰楊存中神道碑云酈瓊叛拜王為淮西制置使追之瓊衆閧王至相率去瓊來歸曰可舍吾父而從叛亡耶瓊已渡淮王遣人餽羊酒相勞苦賊閧疑之遂以瓊知拱州分其軍此事他書皆不見更須詳考

癸酉樞密使秦檜為明堂大禮使代張浚也　詔三省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旋除相日如舊更不分治常程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廹脅

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事勢恐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即日未有敵馬侵犯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蕃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奬之　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樁管遂併入激賞庫朱勝非秀水閑居錄論激賞庫事已見紹興五年正月戊午支金付樞密院激賞庫注　是日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大略謂以叛將之故進退大臣非

知大體望陛下厚其禮貌退之以俟後相不從厚其禮貌石公揆劾疏云爾

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祕復論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侈言誕計欺惑聖聽陳說利害幾於刼持論其專制豈特王恢之比今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祕殿隆名退安真館如此則浚之誤陛下信任者其何所憚伏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殿中侍御史石

公揆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召徽猷閣直
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赴行在上意也
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
點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
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繫若依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
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以來未
嘗送一人入獄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
張守等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

實不可已茍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却陛下無限金錢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右承事郎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御史石公揆論克每為誇大無稽之語呂祉信之置之幙中凡祉失軍情者皆克所為故有是命先是淮西安撫司屬官任古任之邵嚴毅皆為酈瓊所執帥臣趙不羣以為言乃命賜趙康直家銀帛百匹兩卹古等

家有差古定陶人也

丙子觀文殿大學士左正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為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於内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将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腧樗語録曰時

樗至闕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張相鼎曰方力辭樗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樗鄙見若挽住為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莫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況失賊之家方知防賊兼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觀望在相公包容之耳鼎以為然

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復為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兼沿海制置使

左承議郎丁則入對則為陰平丞永興經畧使郭浩檄則主管機宜文字會則以撫諭官楊晨薦名浩因遣則部所進西馬弓劍偕來尋賜則五品服九月乙酉進一官

十月丁卯以為大理寺丞十一月壬寅　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為不無仇怨臣今奉親偕行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於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員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允令所在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名歸浚每以回鑾為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無異論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維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答否上曰

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詔顯恭皇后近屬各
進一官　徽猷閣學士詹義卒
戊寅上致齋于射殿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　左朝
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遭酈瓊擄掠
者皆捐其稅一年
已卯上酌獻聖祖于常朝殿特詔尚書左僕射趙鼎侍
祠
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冊寶

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而近歳景靈宮神御在温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吴表臣奏行之（今年四月甲子）翰林學士朱震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曰喪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

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諌
禮官参議孫近時為吏部尚書與議者十五人皆言按
唐故事以皇帝將行大禮奏告太廟太清宫本朝因之
蓋告也非祭也上從之於是監察御史趙渙不從衆議
而獨上疏言兩考之於古凡國家大喪升祔以後宗廟
常祭皆不當廢而居喪祭廟亦有顯據春秋傳曰烝嘗
禘于廟曽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周頌成王即
位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僖公薨六年十月

猶朝于廟此顯據也若夫書吉禘于莊公者譏其不待三年而亟舉終喪之吉祭爾非謂喪服之中宗廟四時之祭皆不當舉亦非謂諸侯居喪則不得入宗廟行吉祭也然而將來宗祀有於典禮未安者受胙用樂二事而已盖拜跪受釐既為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金石絲竹雜然並奏豈不傷陛下之孝心哉事下禮官六月癸丑權禮部侍郎吴表臣陳公輔太常博士孫邦言檢詳景德熙豐故事皆在諒闇之中奏樂受胙

俱不敢廢蓋樂為上帝宗廟而設受胙為民祈福考之故事合之典禮可行無疑詔從禮部官議七月庚午中書舍人傅崧卿言明堂之禮主於嚴父配天周公之所行孔子之所言蓋當萬世奉以周旋而勿失者也歷數漢唐行禮與此則指以為非循此行之以為得禮之正本朝皇祐中創議明堂大饗合祭天地而以祖宗並配特出於權時之宜熈寧據經首加釐正延推英宗專配上帝元祐之初登用故老熈豐政事往往改從祖宗之舊獨

明堂之禮踵而行之無所更易昨者陛下駐蹕浙東以太上皇帝遠狩朔漠合宫之祀於古有嫌是以姑循皇祐舊典仍以天地合祭祖宗並配蓋亦出於權宜非以為永制也今諱間奄至而季秋大饗不及太上理實有未安者意者以親郊尚未有其時天地之祀疑於簡闕謂宜即禮之權明詔有司於正配四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皇帝之次以配昊天上帝復詔侍從臺諫禮官同議七月戊辰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暫釋凶

制權行吉禮豈有陛下方居太上皇帝之喪而太上皇帝神靈方在几筵遽可以預配帝之吉禮況又梓宮未還祔廟未有定議輕舉此事求之禮經質之人情恐皆未便臣竊意天地祖宗上皇神靈所以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成中興之功以隆我宋無疆之業也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為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致天下之養今不幸升遐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

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天地祖宗所以望陛下者恐不止此上皇神靈所以切切然於陛下者恐亦不止此也上出其奏命近臣禮官併議議者孫近等言考之於詩郊祀后稷者祖有功也宗祀文王者宗有德也前漢孝武祀明堂以高祖配上帝後漢明帝祀明堂以光武配五帝本朝治平中英宗皇帝因王珪孫抃等奏欲以仁宗配上帝司馬光論之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配天者避祖宗
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
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
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近世祀明堂者皆
以其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
為法也熙寧中神宗皇帝問輔臣曰今明堂乃配先帝
如何王安石對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神
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

堂非以配考明矣自紹興以来權時之宜斟酌典禮宗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議者謂太祖皇帝實無后稷文王之事而混一區宇亦在太宗之時太祖雖以配郊則今明堂之禮宜與太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之次不唯不合乎詩禮格言兩漢故事與夫治平熈寧之議論而揆之人情蓋亦近於豐于昵矣又況梓宫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崧卿議遂格八月壬寅時景靈宫

未卜故以常御殿為宮及明堂吏部員外郎鄭士彥請徧設從祀羣神禮官以殿小不能容且祭器祭服之類數益加多勢難猝請須後行之乃用四年故事設四百四十有三位上朝獻畢復還射殿齋宿以太廟無齋殿故也五月癸亥太常寺申宮廟當用玉爵瑶爵十有五以福州壽山白石代之六月己酉降旨趣造而飲福用金爵蓋權禮也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己巳太常寺狀修入時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　名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感

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妄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偶合聖心令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名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便當俟竄殛然尚有餘説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名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令令過淮西而

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秖欲住此緩急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為不可臣鄉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居臨安又豈能保堅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超寘諫垣今又列在侍從將乞骸以去故卒

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光世之名日歷不載獨趙甡之遺史係於九月庚辰今以連書大禮事故移附于此公輔奏疏必不在此日因光世事聯書之世則十月乙卯進對

壬午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言近論列淮西事宜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吉黜責或除外任宮觀詔答之

甲申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準備差使薛抃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統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趙鼎監修國史　武節郎張子儀特換右通直郎尋以子儀監登聞檢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職事官始此子儀閏十月己卯除檢院其除監丞日歷不書但於八年二月壬午書陳確除軍器監丞已差下張子儀改替陳確不知初以何日除也

是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黎牟者乾德妻黨也嘗子於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年十二年立姓李氏名天祚實紹興九年其國人猶稱黎王此與史不同今附此餘見紹興九年六月乙亥并注

丙戌右宣教郎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貲自是以為例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唐之一富人初無材能張浚喜其便佞獎借提挈亟躋從班今當深引不能賛佐之咎自為去計可也而乃隨衆詬駡力詆其非故黜之趙甡之遺史曰張浚落職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非

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此說恐過當考

尚書都官員外郎趙令衿罷臺諫之論張浚也令衿以急速請對乞留浚石公揆論其無所忌憚令衿遂罷　中書言川陜宣撫副使吴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奬之

戊子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初淮西宣撫使張俊既還行在朝

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為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閲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即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勾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方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因薦

錡以所部守合肥上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日歷九月二十七日丙戌起居舍人勾濤直前奏事）上以馬步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之沂中辭曰祖宗置三衙使之鼎列相維今獨以命臣非所敢安不許（沂中兼馬步帥以王曮所撰墓碑增入但碑載此事在除淮西制置之前恐誤）

秘閣修撰趙不羣知荊南府

是月加封南海神為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　偽齊户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于金主亶且言酈瓊

過江自効請用為鄉導併力南下金主亶慮其兵多難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梁以防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鴻慶宮遲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以國書非大金皇帝不授而所銜命葢祈請梓宮留彌旬金遣使乃至於是倫始渡河見左右副元帥魯王昌瀋王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達蘭

等乞廢劉豫事見紹興十年五月金人取河南注金中
雜書云尼瑪哈死國政復歸泰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
心之人敎左轄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黜與左拨烏舍
右轄蕭慶為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俱廢罷昉
右副元帥達蘭自祁州徑赴巢穴助宋王變更尼瑪哈
事聞烏奇邁幼年曽出繼達賚之父與達蘭情好達蘭
欲宋王之立而尼瑪哈廢之故達蘭與宋王共惡尼瑪
哈常有身滅數國之語二人力攻之以為安自矜伐耳
且如北有契丹達實林牙尚偏伯一隅軍聲日著則可
見遼未全滅立齊八年徒勞軍馬遠涉民力耗盡四太
子昨在淮南敗師僅以身免尚欲肆志以圖後舉似此
等事豈足言功為今之策當廢劉豫遣使報知江南則
國家太平民得安息此所云
與諸書差不同今併附此
是秋金國大內都點檢楚古爾蘇之子與金主亶之妃亂

皆伏誅　尚書省令諸路以桑木多寡定絲課鄉民自伐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烏舍原書作兀室誤改見卷一

達蘭原書作撻懶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烏奇邁原書作吳乞買誤改見卷一

楚古爾蘇原書作出忽質即金史之雛鶻室此出忽質係雛鶻室之訛並誤今改正

達實原書作大石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庚寅朔上謂大臣曰向縁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為虛文　詔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初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建議以為上日臨講

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今年八月巳未事既行而講讀官孫近胡交修朱震論天子之孝有百姓四海其勢不得與諸侯卿大夫同也且以古今論之喪禮唯而不對今陛下親庶政决萬幾可否天下事其可唯而不對乎喪禮未葬衰麻不去身今越紼行事被黼服冕其可不去衰麻乎今便殿按弓馬撫將士金革之事有不避也何獨至於講筵而疑之真宗咸平元年在諒闇之中也是年正月詔訪明達經義者召崔頤正

講尚書於廣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二年置翰林侍講學士命邢昺講左氏春秋亦在三年之中伏望以時開講筵見儒生臣等不勝大願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時為給事中言神宗皇帝治平四年四月同知諫院傅卞請開經筵詔俟祔廟畢取旨按祖宗舊制即無前件供進口義典故況陛下親御經筵講明治道與其餘事體不同臣恐於居喪之制實無所妨伏望更令侍從官討論故事奏可今年九月乙丑公輔復言今陛

下親決萬幾此蓋外庭以日易月之制明堂祀上帝不敢以卑廢尊也至於咸平治平故事臣非不知蓋以祖宗時並遵漢文故事以日易月未嘗明言行宫中三年之喪則以日易月外自不妨聽講今陛下以太上皇帝奄終沙漠痛不可言所遭變故實異前世臣所以每切切于此欲以將順陛下之美至論視朝當服淺淡羣臣未純吉服遇禫日天下禁屠宰作樂朝廷並已畧賜施行前日又乞不行臨軒策士之制蓋欲陛下於三年之

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亦蒙依臣所奏今日所議開

講非固立意違衆自速一時嫌謗也實望陛下深念爲

人之子十年不獲致天下之養而萬里告哀痛傷無及

今居宮中之喪雖日月逾邁不可暫忘故凡遇退朝且

以追思悲慕爲先然陛下孝性純篤何待臣言伏望斷

自聖心特賜詳酌乃命從官一併詳議九月癸酉於是誼奏

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爲陛下別白而明言之臣竊考

之於詩成王訪落之初羣臣進戒之始其言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熈於光明是成王居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英宗皇帝嗣服之始司馬光首以開講筵為言者三是司馬光所以輔導人主於三年之制亦未嘗廢乎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以前除樂章之外皆可以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自樂之外皆可以言也臣質之禮典論之人情以謂三年之制聽備樂恱備色饗備味則有所不可至於聞先王之正道監祖宗之成訓亦何不可之有伏

望陛下斷自聖志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庶幾聰明不蔽以增聖德以闡大猷實天下之幸疏奏從之　右司諫王縉罷為直祕閣知温州從所請也　浙東諸司言婺州金華縣士民舉知縣蔡材治狀詔還一官令再任

壬辰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論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陳公輔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既得罪公輔再上疏乞奉祠自言進退

之際有不得不去者故有是命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内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

所及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政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成都府漢州賑濟有方全活甚衆賜益詔書奬諭漢州守臣仍進一官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且言浚之敗事天下之人皆痛憤切齒恨不食其肉而直祕閣新知温州王縉方且為決癰之論陛下厚其

禮貌以俟後相懷姦顧望欲為後圖望褫其職名還之銓曹以為言者之戒詔𦂳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免謝辭

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

也功過自不相掩此據趙鼎雜記於是臺諫周秘等論浚罪未已秘奏浚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遊觀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居茗雲間若不稍申遣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石公揆奏浚之罪惡上通於天竭天下之財東南為之困覆富平之師西北為之擾止於褫職人心謂何李誼奏浚罪戾之餘更求衛卒之衆頃年責居福州於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為請其意以此卜陛下

眷禮之盛衰惟祕奏罪大責輕未知所懼已上並據日歷秘對後四日夜降秘等各兩章惟秘第二章論浚二十罪不出後批浚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御批即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即行此亦據鼎雜記翌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此據趙鼎事實鼎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閒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此據趙鼎雜記樞密使

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當言此據趙鼎事實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為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具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惟陛下哀憐之此據趙牲之遺史上顧而不答鼎開陳累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有母老今過嶺必不能將老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别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

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倘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筭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此據趙鼎事實鼎朝退召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都官員外郎馮康國工部員外郎馮檝至都堂三人見鼎皆蹴縮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此據趙鼎

遺事又張浚行狀云上令浚擬詔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已就閤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又守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相遂留上使人趣始進入檜之交謀類此 又翌日乃有是命制畧曰浚奮自孤生驟膺重寄既執廟堂之柄遂專帷幄之籌獨幸成功力排衆議委用非人而境土侵削綏懐無策而將士叛離廣費以蠹邦財重斂而屈民力乃至丐賜田以探主意請衛卒而為身謀論其前後之愆難以一二而數念嘗奮身以赴國家之急提兵而扞社稷之危屈法申恩姑投善地記功閔舊忍寘嚴

科尚體寛容毋忘循省此據日歷鼎之初相也上謂曰卿既還相位現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此據趙鼎事實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上疏言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

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趨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狥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此據綱奏議　戸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赴行在詔引對今年八月所書蠡奏岳飛錢糧事或可移附此

是日偽齊遣兵犯泗州守臣起復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手詔曰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

乖戾委付非才致淮西一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於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事此軍者委於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而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於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

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知處州　右朝請大夫知楚州胡紡直秘閣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

軍自効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笞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　初虔賊毛順掠武平縣武徳郎汀州弓手准備將領吳辛率諸廵尉捕之官軍失利辛與右廸功郎上杭縣尉王衮皆死至是贈辛武節大夫衮右承事郎官其家有差

辛丑詔御史中丞周秘累乞外任可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中書舍人趙思誠入對論任子之弊以為每遇親祠之歲補官者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

員科舉取士不與焉臣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
矣比歲朝廷置討論之法羣起怨謗不果盡行夫該討
論之人盡是緣橫恩私謁而得之雖盡追奪猶不為過
今以士大夫本分合得恩澤而議裁抑之則其羣起怨
謗愈甚於前大臣不敢專任其怨日復一日以至於今
祖宗朝秘書監令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令之中奉中散
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
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

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於祖宗之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翌日詔侍從官討論申尚書省會思誠補外議遂格

壬寅祕書省正字胡珵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録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

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
嵲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
秘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
却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珵不應嫌避史職令依
舊兼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
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夌傳有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主不
願為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
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

宗能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覩聖意稍
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揺撼其實紹
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有正論上曰無之自鄉去唯朱
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覩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
之術故以為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
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
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唯恐不嚴稍寛則落其姦便
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為然乃

詔昨令史館官再加研考新修神宗實録止緣曾統所進本脱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别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珵李彌正可依舊校勘　是日有星隕於偽齊平康鎮壕寨官貢百祥見之謂人曰齊帝星隕禍在百日之内劉豫問可禳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為誑斬於市

癸卯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虜賊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為非張守曰招安固非策其始州軍非

不欲勦殺而賊據險負固師老財費則不免於招安固非得已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以重兵臨之而後招則賊可得也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　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親校温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賊兹淮陽增築保障欲遣偏師平之使濟諗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禀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

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不以為當也濟恐悚奉詔至是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訓飭之矣熊克小歷稱世忠使其屬官温濟詣于朝按濟乃世忠軍中事務官非屬官也日歷紹興九年九月戊戌濟自拱衛大夫威州防禦使勒停

甲辰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行宫留守吕頤浩以明堂恩封成國公右承事郎陳正同知大宗正丞正同以銓量罷故改命之

乙巳左承奉郎趙雍充諸王宫大小學教授

丙午荆湖北轉運判官辛次膺行左正言先是右正言李誼言古者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時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綿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至是以命次膺誼所奏不得其日熊克小歷附之今年六月末實甚誤此時王縉為右司諫不得云獨員也

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參謀官薛弼行户部員外郎

丁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守侍御史　中書舍人趙思

誠充寳文閣待制知南劒州從所請也　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王進以收捕虔寇毛迪之勞領忠州刺史

己酉承節郎張久中特進二官賜銀帛以樞密院言先令久中往諭叛黨得其干照而歸故也所諭事當考按干照字未詳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棟刺上四軍事祖見今年三月戊寅日歷止云諸路所起弓弩手而省禁軍二字熊克小歷又去弩字止云諸路弓手遂失其實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

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横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彦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制曰朕卜季秋之月躬總章之祀顧雖熚胞之微悉蒙慶賚囹圄之賤咸與滌除況嘗居於輔臣敢獨忘於甄叙伯彦頃膺鼎鉉之寄旋致覆餗之凶投置散地歴年於兹矣爰因合

宫之享稍復神殿之聯昔漢家故事宰相之不任職事者賜之牛酒歸老于家唐室舊制凡郊祀之慶百官庶士麗於刑書者皆以赦除朕雜用漢唐之典以御臣工非獨爾私也服我至恩無忘補報按此時舍人是曾開獨員不知此制誰當筆也

壬子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見上謂大臣曰大長公主今日入内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禮每入内朕必迎見聲喏朕惟仁宗深仁厚澤涵濡海内大

長公主眉壽康強亦仁宗盛德遺澤之所致

甲寅中書舍人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開與趙思誠皆張浚所引故力請外而命之　徽猷閣待制知嚴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徽猷閣待制安國自衡山以書訓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作郡一年未遷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至是寅言父病初愈迎侍不來近者妻室喪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

直秘閣詹太和知江州仍趣之任太和既落致仕上

引對而用之趙鼎進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

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

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武翼郎

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以為酈瓊所殺特贈武節郎

官其家二人

乙卯上謂大臣曰昨劉瑜書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

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

申嚴行下上曰若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水脚錢其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言事上納用之　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來朝召之也

丁巳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尚書禮部侍郎吴表臣並試給事中　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試禮部侍郎　秘書省校書郎高閌正字李彌正並為著作佐郎正字胡珵為校書郎仍並兼史館校勘　左宣義郎通判

永州羅孝芬爲秘書省校書郎孝芬岳州平江人宣和初中進士甲科屏居邑之石牛山躬耕養親十年不調至是湖南憲臣趙伯牛等薦于朝上召對乃有是命

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準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一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制故有是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閏十月已未朔故左中大夫李回追復端明殿學士官其子孫三人以其家有請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寧止權户部侍郎王俣竝落權字 監察御史金安節守殿中侍御史安節為察官嘗論大功未立羣情凜凜而昧者乃欲竭民之力而僥

倖於一舉豈不殆哉臣謂今日之計莫若早自治而已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䘏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又論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所以用輔弼之臣而置諸左右者非苟取充位而已蓋欲可否相濟彌縫朝政之闕也今天下多事正馳騖而不足之時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廟堂之上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容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至是遂進之安節所言不得

其日必張浚未去位以前所上今因遷職附書之

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試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新知泉州林季仲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季仲既至建言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率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憒憒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葢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

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為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讒間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為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強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槩廢問其當否

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槩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　尚書户部員外郎范璿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王綯薨于平江府特贈七官爲左光禄大夫

辛酉寳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大略言市舶司惟藉蕃商往來貿易大商满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

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進士江俊明獻陣圖詔賜束帛

壬戌給事中傅崧卿兼史館修撰時崧卿在行宮未至也　詔江東西州縣民戶輸納米每石收水脚錢二百文此以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申葉義問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朝堂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責

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董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故直徽猷閣趙康直特贈徽猷閣待制依所贈官禄其後時偽境揭榜言康直與吕祉已被害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得而上之故優卹焉 是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上因言

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閒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况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以全軍還行在上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與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閒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乙丑上諭大臣曰川陜茶當專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向

或以博馬價易珠玉之屬艱難之際戰馬為急可劄下
約束　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端明殿學士提舉鳳
翔府上清太平宫宇文粹中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宫王孝迪並復資政殿學士
丙寅左宣教郎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及國
門稱病未巳上趣起之既而焞入見遂就職焞每當講
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
不敬焞時年六十七矣焞既至講筵數日即乞致仕翌

日趙鼎言焞有山林志不樂居此願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賚焞乃止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為高云　監察御史趙渙以親年高求去除江南提點刑獄公事　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三綱馬上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盡以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則謂朕有所偏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可以兩綱付沂中而以一綱付俊

已已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

守而已士大夫求求差遣苟其履歴可為便以與之雖湍
求者之意而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
旨令侍從官不限員數舉可以為監司郡守者中書置
籍遇有闕卿等議以差填朕亦當書屏風置諸左右以
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
議亦必為是上又曰繆吏之害民甚於贜吏贜吏一吏
取錢爾繆吏為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為縣則一縣
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贜吏也秦檜曰向令

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贓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諸從官須妙選實可為監司郡守者使實惠及民若茍求著中人材以應詔令則所得不過平常之人爾他日若所舉稱職朕當賞其知人趙鼎曰敢不祇承聖訓

庚午殿前司中軍統制官王存進武校尉賀允升並降兩官存上書乞許張浚自便趙鼎進呈乞黜責上曰朕

非不能容一王存但進退輔弼豈小臣所當議他日將帥或干預其間非國之福先是允升獻詩百篇其間多醜詆浚乃詔存允升不循分守並降官仍黜存為本軍正將　右朝散郎莫將行太府寺丞將洪州人通判利州代還上疏論時事後省看詳以為援古證今皆有條理遂詔對而有是命將疏言天下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人不見之處願陛下游心於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

勿喪志於少屈彼劉豫者助敵為虐石敬瑭趙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　詔侍從官各選可為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為文具　故左從政郎徐冑特贈左承事郎官一子冑權桃源縣為水賊龔亨所殺故録之

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以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内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

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　詔史館見修徽宗皇帝日歴以實録為名時秘書省著作郎何掄言日歴視實録格目尤詳今記注不存編次無日故有是命

甲戌户部尚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為徽宗皇帝作主祔廟詔恭依初趙涣之為御史也建言今雖迎奉梓宫未可指日請不竢梓宫之還作主祔廟於是禮官亦有以宗廟久闕祭享為言者（今年五月）朝廷業已遣使欲少竢

之至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勾龍如淵言宗廟祀典不可久曠請依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詔侍從臺諫議于尚書省閏十月己巳尋又詔禮官同議議者言如淵所請權時制宜於禮為得乃倣虞祔練祥次第于小祥前擇日行之　左朝議大夫周審言降授左宣義郎不得與親民差遣審言浦城人登政和貢士第為朱勔子壻以選人進頌改京官累遷直徽猷閣知秀州至是以討論不得調訴諸朝詔以為左朝散郎聽參

選左正言辛次膺論審言登科第而甘心婚朱勔之息其間僥冒可鐫者詎止五官望存出身一資外追奪乃又降五官

乙亥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開府儀同三司忱從其母秦魯國大長公主入朝主奏忱自建節鉞十有七年欲望聖慈以仁祖之甥戚里之舊特於節鉞之上優賜推恩詔三省樞密院進擬而有是命主入謝上從容語之曰大長公主壽考如此乃仁宗

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天下愛戴鍾慶於長公主在家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皇帝之用心須是均一長主曰未嘗敢不均一也上知悃愊非主所出常偏厚於忱故訓諭及之

丙子詔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降二官左奉議郎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璜降一官彌大之守靜江也璜提點廣西刑獄有強盜屈巢弟等作亂陽朔尉王鎬為所殺法當絞彌大以經略

司酌情處斷盡斬之璝劾于朝去年四月乙卯遣大理寺丞吴彥璋即靜江鞫治十二月乙未獄成璝亦坐所奏不盡實故有是命彥璋又言鎬因捕賊被害情有可矜乃録其子為下州文學王鎬得恩澤在今年八月癸卯今謄書之按屈巢弟强盜殺死縣尉而彌大乃坐誤引紋入斬抵罪不知何故當考熊克小歷於是月書彌大自工部尚書出為廣西安撫使實甚誤矣

丁丑詔以春寒賑恤行在建康府貧民如平江例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尚書　徽猷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趙鼎以庶知兵

故薦用之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材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起居舍人勾濤為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請謚詔令太常寺定謚紹興十四年五月丙寅謚文忠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時趙鼎秦檜已叶議回蹕

臨安綱聞知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鬭心我退彼

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説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既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

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尊大恣為苛擾在江西尤無廉聲張浚初謫居福州綱意其復用欲以為援所以交驩浚者無所不至近聞其置將不善致淮西之變勢必譴責遂貽書痛詆傳布行朝欲以欺衆取譽為進用之計繼聞已用趙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必有抵牾乞行黜責聞者竊笑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

會綱累乞宫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綱懲靖康之謗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自是不復出矣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合肥兵亂軌吕祉以入齊軌持紛紜綱意浚必敗條十五事奏浚措畫之失又貽書柢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而釣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浮薄及暴横貪墨而罷鼎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與綱貽浚書已見今年八月辛未

壬午趙鼎等奏権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敷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敷之弊上曰宜嚴爲約束毋使民

受其患　戶部尚書兼提領榷貨務都茶場章誼言務場見係誼總領別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撥隸戶部從之　詔臨安太廟且令留存初以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為本府聖祖殿及是將回蹕議者乃言本朝推尊聖祖比之有唐尊奉老子事若相類而禮實不同爰自仁祖纂承以來五聖百年踵行不易協於禮經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義今乃賜太廟為聖祖殿在理實有未安故有是旨　戶部侍郎王俁乞令從官所

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癸未復漢陽縣為軍用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戊之除在是月丁亥）尚書右司員外郎王迪為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薛徽言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並為右司員外郎

乙酉趙鼎奏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上曰俟擇得人當考其資歷命之尋遂以左中奉大夫直秘閣張深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自

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吳璘常取茶馬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上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深僕流人也日歷止書至考其資歷而命之自後更不見除人按茶馬司題名張深以紹興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則其除命必在此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丁亥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鄧名世為校書郎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失去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

酈瓊叔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鼎因奏事又言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䘏也趙鼎事實曰上議回鑾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筭初不如

此今固不可戶曉唯是他日淮上有警卻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所益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帖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六